

# 深藏功与名 昆仑“牛人”冲“峰”不止



叶城二牧场三连连长阿卜力米提·阿卜拉(前)带领队员穿过冰河(2020年12月25日摄)。  
新华社记者 胡虎虎摄

“万山之祖”昆仑山深处，高寒偏远，空气稀薄，让人望而却步。

然而，有一支“牛人”团队，数代接力，60多年间在陡坡绝壁间默声行走。

这里地处新疆叶城县西合休乡，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叶城二牧场三连驻地，也是新疆兵团海拔最高的边境连队。

## 巅峰行走的“牛人”团队

元旦快到了，居马·土迪从陡坡上把一头牦牛赶回家，拴在圈里，晚间还要给它添些精饲料，“明天要上山巡逻，希望它吃得好一点。”

明天上山的有5个人，5头牛，被称为“牛人”团队，居马·土迪就是其中的一员。在三连，每周都有一支这样的小分队向峰顶进发。

隆冬时节，滴水成冰，山里寒风刺骨。这天早晨，“牛人”团队即将出发。背上望远镜、对讲机、小药箱，给行囊里塞进水和干粮，一行人牵着几头牦牛，站成一排。

三连党支部书记刘前东反复叮嘱大家“注意安全”。2019年，他不慎从牦牛背上跌落，摔断5根肋骨，在医院躺了48天。

带队的阿卜力米提·阿卜拉是三连连长，5岁会骑马、骑驴。2018年到三连

第一次骑牦牛时信心满满，结果差点出意外。“我嫌牦牛慢，拍了一下，它就跳起来，幸亏我双手紧紧抓住它的皮毛，才没被甩下来。”

山谷里有冰河，山坡上碎石遍地，这支“牛人”团队翻山越岭、爬冰卧雪，艰难向着山峰攀登。牛羊踏出的狭窄牧道在陡峭崖壁上不断上升，地势险绝，天气寒冷，加上氧气不足，行进中很少有人说话。只在一些特别危险地带，阿卜力米提·阿卜拉才会大声提醒队友。

在海拔4000多米的平缓地带吃点干粮，一行人又向着更高更险的地段进发。雪峰静穆，因为缺氧，人的呼吸越发急促，心脏狂跳如鼓，脑袋里像有针扎。

终于冲到峰顶，查看草场有无异常，雪线附近有没有脚印。看起来简单的巡边任务，一趟下来至少一天，对人和牛都是极大考验。

即使善攀爬的牦牛，也会失足。阿卜力米提·阿卜拉曾很心爱的头牦牛，不小心从山上坠下，摔断了脊骨，虽未断气，但站不起来，痛苦哀叫了两天两夜，他实在不忍心坚持，只能忍痛让人把它杀了。

自1953年三连建立以来，60多年里，放牧就是巡边，三连三代人接力在边防一线忠实履行维稳戍边职责，一代接一代传承爱国守边精神。

苦累险难，“牛人”团队途中也不失

乐趣。人和牛一样都喜欢夏天，到处草绿花妍，还经常遇到旱獭、羚羊、狐狸等野生动物。“最好听的是旱獭叫声，特别清脆。”

## 团队里来了新面孔

“牛人”团队不全是男性，名字里都有古再丽的“姐妹花”，3年前加入其间。古再丽·艾依迪尔和古再丽努尔·阿布拉是兵团三代，一起长大，考入同一所大学，又同时被选到三连工作。

“在来三连的车上，我们哭了一路。”古再丽·艾依迪尔说，翻越海拔3150米的阿卡孜达坂时，路边尽是万丈深渊，我们吓坏了。

“当时想打退堂鼓，被支部书记刘前东看出来了。”古再丽努尔·阿布拉说，他每天做好饭喊我们去吃，“我们不去，他就不吃。”

“有一回，我过生日，连队一名女职工端着拉面送到我跟前，她给我说‘这里没条件买生日蛋糕，吃个拌面庆祝吧’，我当时就哭出声来。”古再丽·艾依迪尔说。

在大家关怀下，3年间，姐妹俩挺过最初“太阳下山信号消失”的日子，互相安慰、打气，努力适应新环境。

活泼、爱笑的古再丽·艾依迪尔在连队办的国家通用语言培训班讲课，很受学员欢迎，无论年龄大小，大家都喊她“古再丽老师”。

外表柔美、娴静的古再丽努尔·阿布拉是三连女子民兵班班长，带领女民兵训练，一招一式，又酷又飒。

已到谈婚论嫁年龄，被问及今后有什么打算，两人相视一笑：“我们在三连奉献了青春，可不想再把爱情奉献了！”原来，总有人想给两人介绍对象，她们感到“压力好大”。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兵团维稳戍边作用得到强化，民兵队伍得到稳固和壮大，加入兵团事业的年轻人多起来，为新时代守边戍边做贡献。

三连7名“连官(两委成员)”中，“90后”占绝大多数；除了“姐妹花”，还有新疆农业大学毕业的吐迪斯衣提·艾麦提、内地支边青年李宏炯。在这个多民族大家庭，年轻人的加入，为艰苦的巡边工作带来更多青春的活力。

## 冰山脚下的“快乐大本营”

古再丽·艾依迪尔爱吃零食、买化

妆品和漂亮衣服，但网购的包裹只能投递到叶城县，得托人取回。“最快每单要15天，不过已经很好了！”2020年6月，大电网进深山，不再单纯靠太阳能发电，网络信号终于稳定。工作之余，发微信、下订单，成了她最快乐的事。

与山外联通的还有公路。2018年，通外公路全线贯通，2020年全部硬化，冬季大雪封山历史上画上句号。随着新连部落成，54户职工全部住进楼房，用上自来水、电热水器、电暖气。

“变化很大！”已退休的叶城二牧场原武装部部长王桂林说，“过去，三连人只能住地窝子和干打垒，睡在潮湿土炕上，点煤油灯，四季吃不上蔬菜，靠吃奶疙瘩补充维生素，靠采草药治病。”

楼房是三连职工入住的第四代房，此前分别住过地窝子、干打垒房和彩钢房。但与年轻人不同，老职工不常住楼房。82岁的买买提和提·热合买提是第一代职工，入冬后，他宁愿住冬窝子，帮儿子放羊。虽然用上电暖气，国家优惠电价最低每度才9分钱，但在老房子里，用羊屎蛋和牛粪架火，既能取暖，又能烧茶煮饭。

近年新疆兵团贯彻落实中央要求，不断增强职工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戍边民兵不再抱穷守穷。

在三连，职工收入大幅度增长。靠养殖收入、草场补贴和就业创业收入，三连人均收入从2013年7000元增加到2019年的1.8万元。

在干打垒小房侍弄一会儿家务，三连职工艾丽穆·吐逊会出门用望远镜看看山上的羊群。她家四口人，有80只羊，30多头牦牛、250只鸡，年收入在10万元左右。

骑上摩托车，几分钟就能从冬窝子回到新连部落。艾丽穆·吐逊觉得，新楼房是新生活的念想，就算不常住，想起来也开心。

对巡边队员来说，新连部是让他们自豪和快乐的大本营。居马·土迪说，上山巡逻累了，回来时远远看见红色楼顶，心底气力满满的。

新华社记者 丁建刚 潘莹 宿传义 胡虎虎



## 十部门：从六方面加强和改进住宅物业管理

记者日前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获悉，十部门日前联合发文，从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健全业主委员会治理结构、提升物业管理服务水平、推动发展生活服务业、规范维修资金使用和管理、强化物业服务监督管理等六方面对提升住宅物业管理水平和效能提出要求。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央政法委、中央文明办等十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住宅物业管理工作的通知》强调，坚持和加强党对物业管理工作的领导，推动物业管理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推动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成立党组织，建立党建引领下的社区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机制，强化街道对小区物业管理活动的属地管理责任，落实政府职能部门、社区、专营单位对小区事务的管理责任，推动城市管理部门执法进社区。

同时，健全业主委员会治理结构，优化业主委员会人员配置，加强对业主委员会人选把关，鼓励“两代表一委员”参选业主委员会成员。扩大业主委员会决策事项范围，加强业主委员会监督，加大业主委员会决策事项、运行信息公开力度，建立业主委员会纠错和退出机制。通知要求，加强智慧物业管理服务能力建设，鼓励物业服务企业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智慧管理服务水平。促进线上线下服务融合发展，鼓励物业服务企业开展养老、托幼、家政等延伸服务，探索“物业服务+生活服务”模式。

通知还要求，规范维修资金使用和管理，加大维修资金归集力度，优化维修资金使用流程，提高维修资金使用效率。提高维修资金管理专业化、规范化水平。建立物业服务信息公开制度和物业服务企业信用管理制度，加强信用信息在项目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应用，优化市场竞争环境，完善物业管理招标投标制度，强化市场退出机制，建立物业服务企业红黑名单制度，推动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

新华社记者 王凤玲



1月5日，河南省焦作市温县赵堡镇赵堡村的农民在赶制春联。村民们忙着印刷、包装春联，供应各地年节市场。赵堡村是当地远近闻名的春联印刷专业村，村民通过从事相关产品的生产增收致富。  
新华社记者 杨帆摄

## 麦秆飘香入画来

秆、组合、烙色，看似简单其实冗繁。

孙玉荣的背后放着她单独完成的一幅作品。记者看到，画面上荷叶有卷有舒，鹭鸟翎羽清晰，“羽毛都是一小片一小片的麦秸层层粘出来的。这是个细致活，做不快。”她告诉记者，这幅画的价格是700元，“不打折的”。

在河崖孙村，参与麦秆画制作的村民有30多人。闫景义介绍，这些村民多数都是刚脱贫，做得多的一年能挣两三万元。平时他们也可以拿着分解图在家里做，不用每天“打卡”上班。产品也一路畅销，去年销售收入20多万元。

农民通过传统民间艺术增收、传统民间艺术通过组织化生产打开市场——在河崖孙村，这一转变并不仅仅体现在麦秆画上。

河崖孙村是著名书画家孙大石的故乡。2019年，三十里铺镇政府搭建的民间艺术产业平台落户这里，村委会、

民间艺术协会、农民专业合作社、销售企业多方联合，推动当地的传统民间艺术产业化。

目前，河崖孙村已经有麦秆画、葫芦雕刻、根雕、书画等10多个传统民间手工艺品种，形成了100多个产品系列，带动6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占全村人口的十分之一。

河崖孙村村委办公楼上，一个600平方米的新手车间正在装修中。村干部王庭安告诉记者，村里今年计划引入粘花、草编等相对容易商业化的传统手工艺品种。

“乡村振兴离不开文化振兴。”三十里铺镇党委书记张立民说，三十里铺镇文化氛围浓厚，有“独门绝活”的民间艺术工作者也很多。当地正着力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和产业振兴相结合，以传统文化引领更多的农民就近就业、增收。

新华社记者 陈源

## 记者手记：

## 冬日吕梁山的生机与温度

冬日的吕梁山天寒地冻。在位于吕梁山腹地的山西省岚县，记者接连走访移民小区、扶贫车间、脱贫户家中，面对一张张笑脸，明显感受到一种异于时节的生机与温暖。

在普明镇普明村见到李三花时，她刚从村子边上的扶贫车间下班回来。摸黑进了屋，拉开灯，一个装饰一新的现代风格房间映入眼帘：雪白的墙壁、考究的电视墙、整齐的立柜……在这里，几乎看不到太多“贫困”的影子。

几年前，李三花确是普明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当时两个孩子上大专，老公因为长期劳累患上了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全家的日子过得十分紧巴。”李三花说，最吃劲的时候，党和国家的扶贫政策帮了他们，孩子们享受到“雨露计划”和助学贷款，她自己免费接受了“土豆宴”技能培训，家门口还办起了扶贫车间。

有了政策托底，李三花两口口子更加拼命地干。几年来，她们家渐渐“翻了身”。“脱贫说到底还是要靠自己的双手。”李三花说，摘掉贫困帽，有了余钱，就把盖了几十年的房子重新装修，“准备给儿子娶媳妇”。

与李三花一样在脱贫路上打拚的，还有顺会乡舍安村村民刘志平。这个43岁的农村妇女在2018年住进县城的易地扶贫搬迁小区易居苑，她是4个孩子的母亲，是一个老年痴呆患者的儿媳妇，还是扶贫车间的工人、易居苑小区的保洁员、非遗项目“岚县面塑”培训班的学员。

搬到县城后，4个孩子有的上了大学，有的读寄宿制高中。不用操心孩子的刘志平，平常就带着患病的婆婆在小区边上的扶贫车间做工，和丈夫一起做保洁工作，一有时间就到面塑老师设在小区的操作间学习面塑。“虽然我没有文化，但我跑得快，不怕苦。”刘志平笑着说，现在家里的经济条件好多了，孩子们上学也争气，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吕梁山里，年轻人在奋斗中收获

脱贫的成就感，老年人则在安享晚年中品尝幸福的味道。在刘志平居住的易居苑小区，记者还见到了75岁的尹凤兰。虽然一辈子干农活，但岁月并没有在尹凤兰脸上留下太多刻痕。

尹凤兰说，自从3年前从土峪乡段家舍村的山沟里搬出来，她就一直觉得很“幸福”。这种幸福，不仅是出门就能买药买菜、冬天屋子里暖烘烘的，更能在自己家里“利索地洗澡”。

段家舍村虽然离岚县县城只有10来公里，但是一个“一道沟来一道梁，跌死松鼠摔死蛇”的地方，离最近的公路还有二三十里山路。除了路难行，更难的是用水。尹凤兰从嫁到段家舍村，就开始在半里路外的山沟里挑水，“水放到家里澄，最上面的干净水用来做饭，不太好的饮牲口，最不好的留下给娃儿们洗衣服，一点也不敢浪费。”尹凤兰说，不要说痛快洗澡，就是洗脸水也不舍得随便扔掉。

后来，段家舍村民取水的山沟里修起了水库；再后来，村子里又修起了水塔能够定时放水。虽然用水情况逐步好转，但山沟里的生活总是不那么方便。搬到县城小区的当晚，尹凤兰就在自家卫生间洗了个淋浴。“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在自己家里利索地洗澡。当时脸上不知道是洗澡水还是泪水，反正就是激动得不行，觉得真幸福啊！”说起当时的情景，尹凤兰脸上再次漾起满足的笑容。

从山梁沟到到城镇乡间，吕梁山的这个冬天，因为贫困户的不断奔跑而变得生动，因为易地搬迁、技能培训等接地气的扶贫政策而变得温暖。走过艰辛充实的脱贫历程，大山里的人们更加相信：沐浴阳光，再冷的冬天也会过去；不畏风寒，温暖的春天终将到来。

新华社记者 晏国政 杨晨

光 宋育泽

## “后半篇文章”点亮好日子

### ——湖南常德易地扶贫搬迁一线见闻



在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杨溪桥镇昌和扶贫车间，工人在制作电子元件(2020年2月20日摄)。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摄

50岁的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农民毛蓝芬如今最喜欢做的事情，是推着轮椅陪丈夫沿着小区逛几圈，看看自家栽种的花草，惬意舒心。

毛蓝芬曾经是桃源县杨溪桥镇落洞村建档立卡贫困户。自从八年前丈夫瘫痪在床，一家三口的生活重担就压在了她的肩上。2019年5月，在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支持下，毛蓝芬一家搬到了镇上的集中安置小区。考虑到她丈夫的特殊情况，当地县委政府让毛蓝芬一家优先选择了一楼的住房。

“政府专门帮安置小区的住户对接了6个产业扶贫项目，每年每个人可以分红1050元，我们一家一年可以分3150元。”毛蓝芬说，为了解决大家种菜吃菜的问题，当地政府还为所有搬迁住户分配了菜地。如今，毛蓝芬一家不仅实现了蔬菜自给自足，还有多余的菜可以售卖。

记者了解到，湖南常德市累计投入资金33.5亿元，建成住房10910套，36037名搬迁群众已全部入住，拆旧复垦率、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覆盖率、后续帮扶措施覆盖率均达100%。

考虑到搬迁群众的生活习惯，该市为安置区配备平价购物商店128个，规划建设菜地800多亩。毛蓝芬家的菜地就在其中。

桃源县西安镇曾经的建档立卡贫困户黄开平也从破旧的小房子里搬了出来。2020年，在当地党委政府的积极对接下，集镇安置小区扶贫车间建成了，安置区内有就业意向

的建档立卡贫困户，都可以进入车间工作，黄开平和妻子就在其中，人均月收入可达2000元。黄开平说，易地扶贫搬迁的后续帮扶政策，让他和妻子“从打零工变成了‘双职工’”。

在常德市澧县，66岁的红岩村村民魏群群搬入安置小区后，也有了新的生计。二十年前，魏群群的丈夫因病去世，她和孩子相依为命，于2019年6月搬进了安置小区。2019年底，当地政府鼓励搬迁户养蜂增加收入，小区内还有13户人家参与了一家土蜂养殖专业合作社项目，魏群群是其中之一。

“穷不可怕，可怕的是认为自己穷就自暴自弃。我们从旧房子里搬出来，就是要努力生活，搬进‘好日子’。”魏群群信心满满地说。

如果说“搬得出”是易地扶贫搬迁的第一步，那么“稳得住、能脱贫”就是关系到群众长久获得感的“后半篇文章”。

记者了解到，常德市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特色旅游、特色加工等产业，其中搬迁对象中发展特色产业的占比达24.4%。此外，还鼓励企业在安置区附近建立扶贫车间、帮扶工厂等，共发展扶贫车间57个，帮助搬迁群众就近、就地找到工作。如今，有劳动能力的建档立卡搬迁家庭9128户，每户均实现了至少有一人就业。

新华社记者 袁汝婷

## 脱贫攻坚